

电影传奇馆里,崔永元临时扮演解说员,无论是电影人的故事,还是拍电影、放电影的设备,他都如数家珍

北京的电影传奇馆坐落在怀柔的一个别墅区内,共有上下两层,在不到300平方米的空间里,展出了3000余件藏品,其包罗万象是参观者绝对想不到的。从博物馆门口的牌匾与题词,就可以看出来,崔永元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,“当初想找一位在电影界德高望重的人给我们题写馆名,后来实在不好取舍。门口的字是葱茏巴题的,里面还有台湾星云大师题的,因为星云大师是我的好朋友,据说星云大师很少题字,就连一些佛教的寺院都很少有他的题字。后来我告诉他‘电影传奇馆’这件事,他认为功德无量,所以就给我们题了个字。另外还有王为一导演、汤晓丹导演、严寄洲导演以及吴自然先生都题了字。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长影的电影都是吴先生写的片名,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脑特效,所以都是手写的片名。”

一走进“电影传奇馆”就会发现,只要是跟电影有关的,跟电影人有关的,这里无奇不有,堪称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电影发展史。从伪满洲国时期满洲映画化妆师使用的化妆盒,到电影《刘三姐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的创作手稿,赵丹的书法作品,作曲家黄准捐赠的《红色娘子军》乐谱手稿,美术师寇鸿烈先生捐赠的《农奴》美工气氛图和海报手稿,佟翔天美术师捐赠的电影《大决战》美工手稿,甚至郭维导演、王炎导演、严寄洲导演、苏里导演创作时用的写字台都在。

此外,还有1000多部电影拷贝、160多种电影放映机、40多种电影摄影机、千余张电影海报,也足以令电影爱好者们惊叹。崔永元临时扮演解说员,无论是电影人的故事,还是拍电影、放电影的设备,他都是如数家珍。

“现在的演员都是到了片场现看剧本,哪句是我的,到时候给我提下词儿。那个时候的演员在接演一个角色之后,会给人物写小传,这个人物出场即使只有五分钟,但是

他要有来历,爷爷、父亲都是谁,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,有什么样的经历,都要写出来。我听说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,在拍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时有个演员写人物小传,写了一个星期,他演的这个人物还没出生呢。”他随手指了指赵丹的一幅书法作品说:“看到他们的书法作品,我觉得他们那一代艺术家,还称得上是艺术家,他们不光是导演或者演员,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文化造诣也很深。因为那个时代的艺术教育或者艺术培育要讲究这个,相辅相成,搞艺术的人要有内涵,有底蕴。也许过去他们比的是谁的书法最牛,现在比的是谁的片酬最高。”

讲起馆内的藏品,他真可谓滔滔不绝,信手拈来:“当时在广西、贵州、湖南都有关于‘刘三姐’的传说,不过叫什么的都有,有叫刘三嫂的、有叫刘三太的、有叫刘三妹的,最初电影采用的名字就是《刘三妹》,后来电影拍摄完成才改名叫《刘三姐》。现在,我们看电影中阿龙喊刘三姐的口型还是‘刘三妹’的……这些都是创刊号,《大众电影》《长影画报》《上影画报》《上海电影》《电影创作》《人民电影》《国际电影》《电影工作者》、《电影工作者》就是战争时期东影1948年出的,出完创刊号就又回到长春了,这个杂志就没有第二期……印有‘白毛女’字样和图案的商品什么都有,杯子、钱包、香皂、笔记本、糖果、扇子、相册、立体画、扑克牌、练习本、琴弦、火柴、幻灯片、玩偶模型。这就是无意中形成的‘白毛女’的驰名商标,我估计也没人注册,所以也没人交钱……这是一些电影院的股票杨浦电影院、衡山电影院,这些影院基本上都在上海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商业电影最发达的时候,所以发行股票一点儿都不稀奇……”

(2)



也就是说,李毓昌生前中过毒,但真正致其死亡的是外力。乍作这么一报告后,其他有心为王仲汉做掩饰的官员也没有办法了。最终,山东省把李毓昌中毒后被外力杀死的结论上奏嘉庆皇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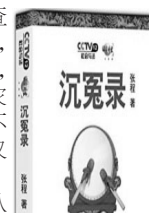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底,圣旨到达江苏,命令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将淮安知府、山阳县知县等人解职,连同所有人犯押往北京,由刑部审讯。嘉庆皇帝对江苏本地官员并不信任,不相信他们能查清楚李毓昌案,他要直接接手了。

长随们心甘情愿给官员们做下人、当奴仆,看中的不是合同里约定的每月那几两银子。他们甘愿为奴,看重的是官员权力带来的额外收益。套用现在的话来说,长随们是靠灰色收入生活的,这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,叫作“陋规”。比如,替主人去征收赋税的长随,本来征收一两银子的,他征收二两,自己贪一两。这些额外的收益相当可观,远远高于长随们在合同里约定的收入。一些州县衙门里的长随,每年能得好几千两银子。这些情况,官员们都看在眼里,也都默认长随们这么做。

山阳知县从灾民口中夺食,编造户口,贪污救灾银

嘉庆皇帝高度重视李毓昌案,下令山东、江苏官员重新核查此案。山东省开棺验尸,发现李毓昌先是身中剧毒,然后被人以外力杀死。嘉庆皇帝随即命令江苏省缉拿相关人等,把他们押往北京,由刑部严刑审讯。江苏省把上至淮安知府,下至跟差、厨子,都缉拿到案,唯独李毓昌的三个长随之一马连升不知去向。涉案人员到了刑部后,刑部把他们分别关押审讯。

巧合的是,马连升当时正在北京跟随一位官员做长随。他得知此案已经通天,不得不到刑部自首。恰恰就是这个马连升,在刑部办案人员的讯问之下,第一个崩溃,如实招供,说明了案发当天的真



(20)

那天我恰好不在办公室,我到别的地方去了,没有碰上,他就留了一个条,说要跟我见面。我看到这个条以后,就急忙去宾馆里看他。我以前没有见过他,但是上海画界的朋友都跟我讲过他的事,我也看过他很多作品,我也很佩服他。我和他见面真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,因为我们都喜欢艺术,也喜欢文学、诗词,大家有共同爱好,所以没有第二句话,客套都没有,一下就说得非常兴奋。

他就跟我讲,他要在北京办画展,画展有个序言。我的朋友江辛眉跟他也非常熟,江辛眉向他推荐我来写画展的前言。他高兴得不得了,他说冯先生的文章写得这么好,我的画展的序言一定要请冯先生写。所以他到北京来以后直接到恭王府找我。他提出来要我写序,我当然愿意写,也能写。

但是他长期以来跟徐悲鸿关系不好。徐悲鸿虽然已经不在,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学生,都还是对刘海粟耿耿于怀。我要给他写序的消息传出去以后,收到了好几封信和电话,警告我不要给刘海粟写序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,有一个人说,你如果给刘海粟写一篇序,我们就写10篇文章来批判刘海粟。我也不知道美术界是这么一个状况,我当然非常不赞成,大家是搞艺术的,艺术就靠观众自己来欣赏,用这种手段怎么行呢?

但是刘海粟毕竟年龄大了,已经九十好几快要一百岁了,要是他知道这个情况,不是把我气坏了吗?所以后来海老有时候来看我,问我写序的情况,我当时非常为难。他要展览的画我也都看了,要写画展的序,不成问题。但是,如果是要引来这么多麻烦,这对老人不是一件小事情啊。

所以我也不敢告诉他,我说正在写。他看我有点犹豫,他说你怎么回事啊?你写文章那么爽快的。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有人这样威胁我,而且写这封信的不是一般的画家,都是知名度很高,跟我也比较熟的。海老就又来找我,他说你是不是怕那个?他说我是一辈子被别人批判,一辈子斗争过来的,越是这样,我越有信心、越有勇气,你不要害怕。

我说,我不是害怕,我要写没有问题,你开一个画展,是喜事,不要弄得人家来捣乱,我主要是这样的想法。

后来,我就避开了刘海粟先生把情况跟黄镇说了。黄镇我原来不太熟,因为刘海粟的事情见过几次面。我说这件事,我的想法

是你多多协调,最好由别人来写,免得引起麻烦。我的年龄也比海老小得多,如果是年龄高一点的人来写,资望更高一些可能也会更好一些。黄镇非常能办事的,他一了解这个情况,他说我来安排,你放心好了,你不用写了。

后来,黄镇安排了原中央美院的院长出面来写。当时反对海老的人,不少都是中央美院出来的,中央美院的院长写了文章,那些人也就不再说话了,你们自己上院长写的序言,你怎么好再说什么。再加上黄镇做了很多工作,协调下来,所以这个展览顺利利地开起来了。

海老一百岁的时候,在上海举行盛大的庆祝会,那天到了500多人吧,我也去了,海老非常高兴。我到了以后,先到他住的宾馆,工作人员说一律不见了。不见也有道理,因为马上就要开庆祝会了,特别劳累,百岁了。我就把我带去的送给他的东西放在宾馆的传达室。我说,请你帮我转交给海老,不要去通报了,我就回去了。结果传达室把东西一送去,海老连忙叫人追出来找我。我那时候已经走开了,我也没有告诉他我住哪个宾馆,所以没有能见面。

到这一年的8月我去绍兴,在绍兴的宾馆里看电视,突然看到海老去世的信息,我当时震惊得不得了

第二天开幕式,海老在讲台上面讲,我要把一百岁作为这一生新的开始,重新努力作画,为国家创造一些艺术财富。他的讲话很流畅,思路也很快,我觉得非常难得,这样一位百岁老人。海老讲演结束以后,很多人都跟他握手。他忽然间看到了我,连忙过来招呼,他说,昨天我追你都没有追上,我正想跟你好好高兴地聊一聊。我说,你现在太辛苦了。这个百岁的庆祝,摆了很多宴席,他一个宴席上都要打招呼,老人家太累了。

当天我觉得他太累了,我跟他的夫人夏伊乔打了招呼,我说今天海老太累了,我就不去跟他说话了,让他早点休息,到今年的秋天,9月份吧,我再到上海,然后我们好好畅谈。夏夫人也非常明白,毕竟百岁老人不能太劳累,就同意了,我就回来了。

到这一年的8月我去绍兴,在绍兴的宾馆里看电视,突然看到海老去世的信息,我当时震惊得不得了。

以前海老在国外的的时候,有过几次谣传他去世。有一次我在上海,上海文化局的局长方行请我吃饭。他很客气,在上海一个有名的饭馆,也有很好的黄酒。还有上海博物馆的王运天,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。

(20)

燕国丞相出使赵国 走马观花的观察害国害己

长平之役(秦国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一带同赵国军队发生的战争。赵军最终战败,秦国获胜进占长平,此战共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)后,赵国得以幸存下来,但地位大不如前了。这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覬覦。有人想乘机捞上一把。这回登场的是一个蹩脚的间谍——燕国的丞相栗腹。

公元前251年,燕王喜命丞相栗腹到赵国去,以五百金为赵王祝寿。此行表面上的目的是与赵国交好,燕王喜是否还有其他目的,不得而知。不过从当时形势看,燕、赵两国疆土相连,常处于相互戒备状态。作为一国丞相,栗腹想乘机了解一下这个竞争对手的情况,是很自然的事。

完成外交使命后,经过一番观察,栗腹回到了燕国。他对燕王喜说:“赵国壮者皆死长平,其孤未壮,可伐也。”从栗腹的话可以看出,必是燕王喜有所垂询,他才讲这些话的。燕王喜为慎重起见,又召赵国君乐闲咨询。乐闲说:“赵国乃四邻之国。其民习于作战,不能对它进行征讨。”燕王喜不以为然地说:“我国以众多的军队征伐赵国很少的军队,以二对一的力量进行讨伐,总可以吧?”乐闲说:“不可。”燕王喜有些生气了:“我国以五对一的力量讨伐之,这回总可以了吧?”乐闲仍然回答:“不可!”这可把燕王气坏了,他怒形于色。群臣看到这个样子,于是都附和着认为可以伐赵了。

燕王于是起二军,兵车两千乘进攻赵国。一路由栗腹率领进攻鄗(今河北高邑东南),一路由燕将卿秦率领进攻代(今河北蔚县东北)。

赵国起用廉颇为将,迎击燕军。赵军击败栗腹的军队,并杀了他。卿秦也被赵军所俘。赵军乘胜追击五百余里,包围了燕国都城。燕王喜只好对赵国割地求和。

栗腹实在是一个蹩脚的间谍。他只是对赵国的一次走马观花的出使,就认定赵国不堪一击。一国首脑对间谍工作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,同时也具备对情报的敏感性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切忌仅凭自己的一点观感、一点情报就去做出决策。相比之下乐闲对赵国的分析倒是值得人深思的。“赵国乃四战

之国,其民习兵”是他的主要论据。在这个短短的分析中,对赵国历史、人民素质心理等因素作了简要说明。对情报的分析必须是立体的、综合的、多因素的,同时也必须是历史的、发展的。只有这样,才能确切估量出个别情报的意义。作为一个领导者,对情报的分析和最后做出决策,应当重视专家对情报的最后综合结论,切忌带有个人感情色彩,对情报的某一片断予以过分重视。燕王喜和栗腹不仅过于相信某一片面、直观的感性情报,而且在后来的讨论中感情用事,听不进不同意见,导致了惨败。

齐王建所有心腹都是秦国间谍

战国晚期,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:秦军势如破竹地灭韩、平楚、定魏、吞燕、并赵之际,山东六国中实力最强的齐国却坐视不救,毫无作为。公元前221年,秦军在灭燕之后,马不停蹄地从燕国南部攻入齐国都城临淄(今山东益都西北),齐国军民竟无起而反抗秦军者。这是为什么?一方面此时秦、齐力量相差悬殊;一方面秦国早有准备,有把握兵不血刃而拿下齐国。

齐王建是昏庸的君主。他执政前期,在其母——贤明的君王后帮助下治理国家。君王后对秦尤为警惕,对诸侯恪守盟约。齐国位于最东边,作为“三晋”的后盾,如能全力以赴支持处于抗秦最前线的韩、赵、魏三国,将对局势发挥巨大的影响。牵制齐国,也成了秦国吞并六国的关键。由于齐国的位置和当时山东六国自顾不暇,齐国四十余年不受兵锋之扰。

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事到临头,吓得战战兢兢的齐王建一筹莫展,只好派人去找秦国后胜商量。

后胜是个颇有背景的人物。君王后死后,齐国大权就落入了他的手中。李斯指挥的间谍也在此时进入秦国,以巨金收买了后胜。后胜成为秦谍后,派遣大批手下门客入秦。秦国对这些人一律重金收买。他们回到齐国后,在后胜举荐下,纷纷窃据要津,从诸方面影响齐王建。在间谍的包围中,齐王建既不助五国抗秦,也不整军经武。在间谍们的劝说下,他废除了“合纵”,在外交上屈服于秦国。对五国的救援,他置之不理,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,成了耳不聪、目不明的亡国之君。

后胜奉命到来之后,齐王建问以战守之策。后胜见时机已到,就力劝齐王建赴秦朝见秦王,以求罢兵。

(13)